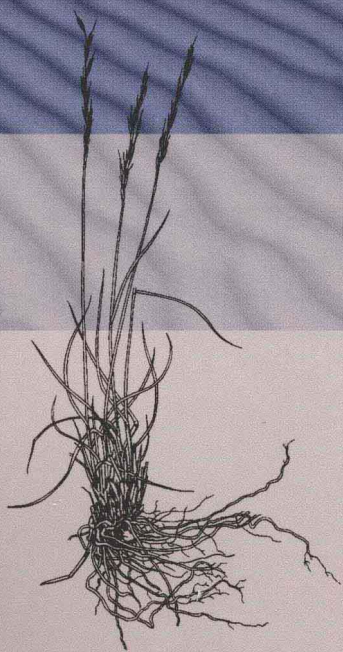


荆棘与南瓜

朱立立
◎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荆棘与南瓜

朱立立
著



Copyright ©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棘与南瓜 / 朱立立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

ISBN 978—7—108—04725—0



I. ①荆…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9545号

责任编辑 王振峰

封面设计 张 婷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
201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75

字 数 159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28.00元

目
录
Contents

- I 邻舍的南瓜 白先勇
8 沙堡里的荆棘 季 季

15 第一卷 南瓜的岁月

- 17 南瓜
31 辣椒
36 鸢尾兰
40 枸杞
47 滚动草
53 红枣
59 哈密瓜
67 花船
72 百合
75 月亮花

83 第二卷 丰沛的女人

- 85 网

94	等之圆舞曲
102	仙女妈妈
112	也是爱情
116	仙祖母的隐秘
124	夫妇之间
131	七年之痒
141	每四个女人中
155	狗狗沙姬
166	成都交叉路

171 第三卷 燃烧的荆棘

173	异乡人
182	饥饿的森林
202	凝固的渴
214	沙堡
224	虫
234	少女的祈祷

243 后记

邻舍的南瓜

——
白先勇

五十年代的时候，台北市的松江路还未经开拓，路中央是一道崎岖的乱石泥径，长满了茅草，两旁铺了柏油的小路也十分狭窄，有汽车迎面驰来，骑脚踏车靠边闪让，不小心就会冲滑到泥坑里去。松江路靠近南京东路的那一带，一排排盖了不少木造平房，木板都漆上了军服的草绿色，看起来倒像是一大片军营。那些房子是公家盖的，大概那时松江路荒地多，所以选中了那一带。不过的确也有许多军眷住在那里，都是空军。有一回，一位老太太颤巍巍扶着她的小孙子到我们家来借用军用电话，老太太满面惶急，原来她的飞行员儿子值勤晚归，老母亲等得惊慌起来。政府的官员住在那里的也不少，但也不完全是公家宿舍，例如我们家在松江路的房子就是自己买下来的。那时聂华苓也住在不远那么一栋绿色木板屋里，倒

是忘了问她住屋是公家还是私人的，若是公家不知是什么单位。总而言之，住在那一带的居民，不管什么来路，大概都属于跟着政府仓皇撤退台湾的外省人居多。那些外省人那时候心里都宁愿相信有一天会“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总希望那些草草成就的木造屋只是暂时落脚的所在，将就一下，挺过去再说。没料到大家一住下去就是十几二十年，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松江路开成马路，那些军营似的绿色木板房子才一栋栋被打掉铲平，改建成今日的高楼大厦。我们家那栋木板屋，也要等到一九六六年父亲过世后才卖出去。

我们住在松江路一二七号，因为家里人多，把连在后面的——
一栋也买了下来，两屋打通，成了很奇怪的一幢狭长房舍。我们的右邻是一家空军校官，周家孩子多，常常墙头上倏地冒出三四个小萝卜头来，一张张小脸充满了好奇的笑容，好像随时随地想来探看我们家有什么事发生似的。前几年我巧遇周家老二，原来已经是华航的正驾驶了。我们的左邻松江路一二五号住的便是朱家，那就是荆棘的家。当然那时我不知道朱家小女后来又会变成了作家荆棘，而且她的第一篇小说竟是发表在我办的杂志《现代文学》上的。这个谜要等到二十多年后才解开：原来荆棘就是朱立立，当年我在松江路的老邻居。荆棘投稿没有写地址，《现代文学》给不起稿费，文章刊出，照例是要送两本杂志给作者的。我们在“现文”登了一则启事，请荆棘赐示地址。大概荆棘不好意思暴露身份，也可能青年作家有她的自负，不愿意跟我们攀关系，她没有理会我们的“寻人广

告”，所以我也就始终无从得知，隔壁朱家小女，也曾是《现代文学》的撰稿人。

荆棘的父亲也在政府做官，两家家长彼此应该认识的，大概不同系统，所以没有什么往来。做了十几年邻居，中间一道墙把两家隔得开开的。但两家的用人过往却甚密，互通有无，朱家的一些点点滴滴，偶尔也会传些过来。比如说，我们知道朱家母亲早逝，继母入门后，朱家儿女的日子很不好过。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场名句：“幸福的家庭，家家一样，不幸福的家庭，各有所难。”其实中国人说得更干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那个年代，尤其来台的外省人，刚遭巨变，国破家亡，连根拔起，难念的经，每家恐怕还不只一本。我们家就有好几本，恐怕早也由我们的厨子小王传到隔壁朱家去了。

一直要到很多年后，八十年代，我看了荆棘出版的第一本文集《荆棘里的南瓜》，尤其其中带有自传性的几篇：《南瓜》、《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我才了悟到为什么从前在松江路隔壁那个终生穿着白衣黑裙的朱家小女，从来看不见她脸上的欢颜。这三篇文章都是写对亲情的追念与渴求。荆棘十岁丧母，十二年后终于写出这篇《南瓜》，悼念她来自农村一生忧劳而又极端温柔的母亲。《南瓜》大概象征了荆棘生命中获得的母爱吧，从荆棘中生长出来，南瓜生命虽然短暂，却带给家人如许的温馨与喜悦。《南瓜》因为情真，所以写得意切，《文星杂志》上发表后，又在《读者文摘》重新刊出，是荆棘的成名作。荆

棘大学选读了园艺，最后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开垦出一片二十多英亩的农场来，遍植各种瓜果叶蔬，当然也有南瓜。是不是荆棘禀受了她来自农村母亲的遗传，最后还是归农庄稼。我们真不能低估了父母亲在我们身上所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有位心理学家写过一本书：《原始的呼号》（*Primal Cry*），他让他做实验的心理病人大声呼叫“爸爸”、“妈妈”，叫着叫着，病人会发狂一般，心理退化到原始阶段，对父母亲种种的愤怒、渴求、惧畏、孺慕——这些最基本而又强大无比的情感，随着“爸爸”、“妈妈”原始性（Primal）的呼叫声中，宣泄出来。《饥饿的森林》、《凝固的渴》，是荆棘的“原始的呼号”，文中少女对父爱的饥渴，真有原始森林那般庞大。情感早已僵化了父亲，对女儿无助的呼求，竟无法回应。而继母将一些名牌的生日蛋糕锁在书房里，任其腐烂，饲喂红头绿蝇，也不肯拿出来与儿女共享。亲情的饥渴，使心理的创伤转化成为生理的痛楚了。

令人惊奇的是，荆棘，正如她的笔名所示，在松江路那般荒瘠的环境里，竟还能抽发苗长，最后落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挺伸成一棵傲岸坚实的仙人掌。荆棘进入台大园艺系，毕业后到美国留学，改习心理，最后成为颇有成就的心理学教授，而且又随着从事教育行政的先生到世界偏远的地区：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斯威士兰，去帮助那些贫穷落后国家，教育他们的孩子。这样一个坚韧的生命，它的泉源在哪里？一个源头恐怕还是传自她那来自农村的母亲的禀性，对土地自然一种出自天性的亲近。荆棘喜欢写农作物，她的第二本文集《异乡的

微笑》里便写了许多瓜瓜果果，《哈密瓜》、《红枣》、《枸杞》，荆棘写这些瓜果时，特别动情，所以写得生机盎然。荆棘居住的新墨西哥州，出产一种鲜美多汁的甜瓜，本来以为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后来溯源而上，在香港发现同样瓜种，原来竟是吐鲁番的名产新疆哈密瓜。当荆棘到巴基斯坦时，便把巴基斯坦与新疆交界地所产的哈密瓜种子带回新墨西哥，在她的农场上种植出一片哈密瓜田来，并将种子分给当地瓜农，于是远渡重洋的新疆哈密瓜便在新大陆的沙地里瓜瓞绵绵地散布开来。荆棘又在她农场种植了红枣、枸杞，这些原产于中国的瓜果，对去国日久的荆棘恐怕也具有疗治乡愁的作用。有一天在瓜市里，荆棘向一个美国顾客谆谆解说哈密瓜的来源，提起重洋对岸那片古老的土地，荆棘突然按捺不住流下了异国人无法理解的游子泪。

新疆吐鲁番出产的哈密瓜，的确不愧是人间美味，瓜瓢丰腴，味甜如蜜。抗战胜利后，我们居住南京，每年父亲在新疆的伊斯兰教朋友都要送来几大篓哈密瓜。晚饭后父亲召集我们开“生果会议”，一桌子摆得黄澄澄的，一刀下去，满室生香，有一种哈密瓜竟有醇酒的芬芳，所以又名“醉瓜”，对此极品，怎不叫人睹物生情？

另一种支持荆棘成长的生命力量，我想必须归功于她自小对文学的热爱了。荆棘在少女时代便开始写稿投稿，虽屡被退稿，却并不气馁，直到她的小说《等之圆舞曲》登上《现代文学》后，才正式跨入文学园地，她自称那段日子是她“一段

《现代文学》如醉欲狂的日子”。住在隔壁巷子的三毛，第一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刊出的时候，捧着杂志，跑上玄关，大喊大叫，发了狂一般。那个时代，台湾社会封闭、政治思想定于一尊，文学，对于许多心灵都不甘受禁锢的知识青年，不啻是肃杀严冬里的一脉熏风，是关得黑漆漆的密室里，破壁而开的一面天窗。文学，在那个年代，的确具有解放心灵的力量与作用的。六十年代是个文化思潮风起云涌的历史转捩点，全世界由中国大陆到欧洲、美国，战后成长的一代青年都在向传统文化挑战。六十年代的台湾知识青年，表面安分守己，实际上也早已感染了世界性的文化震荡，思想及心理也在悄悄蜕变，在挣扎反叛父权社会给予他们的指定路线。三毛与荆棘，各从松江路出发，经历欧洲、美国，最后不约而同又降落在非洲大陆的沙漠里。这恐怕不能看做一种偶合，这是当时一些不肯受拘的台湾青年，挣脱思想牢笼，飞向海阔天空，去追寻自我实现的一段艰辛而又充满冒险刺激的精神行旅。虽然各人遭遇不同，三毛飞绕了一大圈，终于飞回台湾折翼而亡，而荆棘却在新墨西哥落脚与美国先生共同建立起他们的梦中堡垒——“沙堡”。

荆棘飞离台湾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把她在松江路阴郁的过去全部抛弃了，停笔十八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身上潜伏着文学创作的欲望，触电一般，突然惊醒，于是她重新执笔，一连书写出了《荆棘里的南瓜》及《异乡的微笑》两本散文，并且完成一部小说集《虫及其他》。又一次，是文学把她斩断了的过去生命衔接起来。荆棘这几本集子的文章有一个特点，散文与小

说，往往是很难分界，有几篇是小说化的散文，也有一些却是散文文化的小说，读荆棘的文章有一种亲切感，一直觉得作者在向你娓娓吐露她深藏的心事。《虫》便是一篇散文体的寓言故事。作者与先生到巴基斯坦，从当地运回新墨西哥一批质地坚实、纹路细微的木块，用来镶砌他们自己动手筑成的住屋“沙堡”的墙壁，谁知木块里有蛀虫，也一并封到墙壁里去，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蛀虫奋力啃斫木头，发出吱吱的哀音，但木块太过坚实，蛀虫至死未能破壁而出，见到天日。卡夫卡的《蜕变》描写一个人一觉醒来发觉自己竟变成了一只大甲虫，无论他如何挣扎，始终也未能解脱“虫的存在”。是不是人跟虫也一样，有谁能够任意蜕变，突破自己赖以生存的时空大限呢。《继承者》是分量比较重的一篇小说，荆棘又回到她一直最关切的主题：亲子之间，种种的复杂与矛盾。李琴的父亲是国民党的革命元老，年轻时留学德国，与一位有恩于他的中德混血少女成了婚。李琴的母亲高贵优雅，对丈夫是无限量的谅解与无条件的牺牲。幼年的李琴，父亲是她心中至高无上的完美偶像。当李琴发觉道貌岸然的父亲竟私下与一个粗俗无知军眷女佣有染，并且为此抛弃了她高雅的德国母亲，李琴的世界由此崩溃，抱憾终身，一直要到父亲在台湾弥留的时刻，才得到外国归来的女儿的谅解。荆棘在这篇小说中，终于与过去妥协、和解，由少女时代“原始的呼号”，转换成一阕中年人哀悼生命的挽歌。

松江路荆棘里冒出来的南瓜，种子漂洋过海，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砾地，终于结成丰硕的果实来。

沙堡里的荆棘

——
季季

十 八年前的七月,《文星杂志》八十一期发表了荆棘的《南瓜》,一个文坛全新的名字,并且呈现的是全新的风格。

“你看过《南瓜》吗?”“你知道荆棘是谁吗?”

许多人看过《南瓜》。

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荆棘是谁。

唯一知道的是:她本名朱立立,台大园艺系毕业,已经出国了。那一年她二十二岁。在那之前,她还在《现代文学》发表过一篇《等之圆舞曲》,此外她没有发表别的作品。

但是许多人记得荆棘。凡是注意过五十年代台湾现代小说发展的人,大都记得荆棘笔下那株无人播种的、奇异的南瓜,怎样在一个江南女子不幸的患病岁月里,赏赐她短暂的幸福和精

神生命的活力。

只有这棵瓜，它不急着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它很清楚自己是引人注目的，以一种充分的自信向前优雅地伸展。随后，蜿蜒的枝叶像洪流般卷上来，盖过了杂草。……从院子的这角到那角，满眼碧绿。到处有分歧的嫩枝，抬着顽皮的头，好奇地张望，想跑得更远更远。叶子亭亭玉立，像极了荷叶，也学着在微风之下，沙沙地抛掷它们的波浪……

基本上，《南瓜》是一篇更接近散文的自叙体小说，描写她和两个兄弟在童年时代和重病的母亲相处的短暂岁月。以人性中最易邀人感动的亲情作素材，在文学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南瓜》的令人眼亮，不在它的故事，而是荆棘那特殊的、如诗的文字和丰沛得叫人目不暇给的描述能力：“母亲如莲瓣的脸，随着似梦的低语，就在荷池上飘荡。”“贫苦的、快乐的农村啊！那有荷塘和瓜田的农村啊！就在我们南瓜的浪涛上映出。”“母亲是不属于我们这世界的；她像一棵误植在陆地的水莲，逐渐枯萎于水乡的渴念。”……类似的文字描述，在五十年代的文坛，确然是让人眼亮和惊喜的。

但是荆棘不知道这一切。

因着十岁失母和成长岁月里遭遇的家庭淡漠，她在能够自立之后就放逐自己去做一个异乡人。

她想要忘记中国，中国的人、中国的文字、中国沉重的传

统……

她走了十八年。

如今，她回来了。

她在信上说：

“停笔这么久，我又开始写作了。中文写作对我不再只是一种发泄、一种寄托，而是我和我的中国过去的一个联系、一个重聚。我不再像在台湾的时候，写作要等灵感。在繁忙的生活中，我如果能抽出两小时来写作，我就可以好好地写两小时，写出一点东西。家事待理，工作待办，但是时光不会等人。我永远永远不会再停笔了。”

荆棘目前住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南端，瑞尔格兰地大河旁一座二十六英亩大的农场里。去年春天，她和先生海诺亲自动手在农场上搭盖一座古堡形的土屋，屋前有一个半英亩大的池塘，养着鹅、金鱼、荷花。而农场上种着核桃、种着西瓜，当然，也种着南瓜！

秋天时，她和先生带着一儿一女住进了这座命名“沙堡”的土屋。她在九月十三日的信上说：“住进来后，水电不全，好像露营一般。到今天才把我的书桌展开来，把书架起来。此刻从我的书桌旁的窗子看出去，有广阔的视野。虽然房子离完工还早，我总算有住定的感觉了。第一次，这几个繁忙不安的月份以来，满心流溢着宁静和满足。”

出国十八年，荆棘先是读生物，获得医技师资格，在医院

做医师化验多年。后来为了兴趣，改学心理，得到了新墨西哥大学心理硕士和教育心理博士，曾在得州大学巴索分校和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等校教授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曾主持过“少数民族及其妇女问题”的研究计划，曾发表将近三十篇的学术论文，探讨人类行为理论、亚洲妇女在美国社会的问题、不同文化之研究以及农村妇女教育等等。

十八年，我们没有完全忘记荆棘。而荆棘，以她的本名朱立立（Lily Chu），在英语世界的西方社会成为一个杰出妇女，列名于“美国中西部妇女名人录”、“美国妇女名人录”以及“世界妇女名人录”。

而如今，她回到创作的天地和中国重聚了。她说：

我的英文论文和我的中文创作之间毫无关联。我的论文是依照实验心理学的严谨规格，力求科学化，强调客观、超个人的立场。而我的中文创作是抒情的、散漫的、不科学的。我想表达的是个人的茫然和人性的不完整。也许人性本就是矛盾的，而能找到科学和反科学的途径来表现同时存在于一个人内面的两个极端，也是件幸事。

对于在美十八年的心情，她是这样描述的：

偶尔回顾在中国的过去，遥远得有如隔世；看到一个迷茫的女孩子，在荆棘中挣扎成长，不能相信她是我的一部

分。这一切与我现在的生活，好像全无牵连。生命被现实切成段段不可融合、不能妥协的碎片，也许是做一个中国人的悲剧吧！

荆棘出生于宦官家庭，她已去世的父亲在她成长岁月中对她有很大的影响，“他是我心理上的一个结，将一再如鬼魂般萦绕在我的故事里。”她出国改学心理学，和她心理上这个结有着密切的关系。她执著地想要解答人性的秘密，而“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仍感到人性不可解。唯一不同的，是我已学到接受自己的迷茫，接受人性的不可思议。”

对于停止中文写作十八年，荆棘毫不避讳地承认重新起步的艰辛：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字都忘光了，错字、白字甚至注音符号都出来了。每写两个字就得查一次字典，写得很苦。进度也好慢，自己十分气恼，知道这是十八年来只用英文说、写、阅读的结果。”

但是荆棘没有失去她自己。一如她在《南瓜》里显露的丰沛才情，重拾写作不到半年时间，她已完成了十篇作品。刚开始的两篇，确实如她自己所说的“错字、白字甚至注音符号都出来了”，但是她很快地又寻到自己最擅长的文字描述：精确地、满溢生命活力地，并且加进了岁月赏赐她的另一种更圆熟、沉稳的智慧。这些作品，有的是回到中国，溯生命的河流而上，探索她青春时代精神上的层层重压；有的是如诗一般的散文，